

· 政治文明：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 ·

制度：公正的保障

师泽生¹，王冠群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公正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对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理念、规则 and 状态。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公正，制度具有根本性、持久性保障的意义。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内容、制度运作的程序和制度运作的结果是否公正。

【关键词】公正；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6)04-0024-08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017) 【收稿日期】2006-06-15

【作者简介】师泽生(1955-)，男，山西原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公正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对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理念、规则 and 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公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规定，因而，它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范畴。同时公正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核心而形成的合理状态，又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而言，公正的实质是协调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权益关系，旨在实现权益的合理布局及分配，以保障人类的道德延续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社会经济的视角观察，公正是社会多元利益多次复杂博弈而达到相对均衡并通过各种形式予以确认与保障。从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公正并非是绝对孤立的，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公正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的面貌和发展程度。公正的实现程度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绝对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公正的存续、实现程度和实施范围需要各种条件予以支撑和保障。

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带来了社会利益严重分化，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并日益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而，如何维护和保障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引起实际工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然而，不同的主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济学界有人主张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加以调节，通过合理分配资源和权益予以解决；社会学界有学者主张关注贫弱阶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实现公正；法学界有

的学者主张通过司法改革、完善司法公正制度等法律途径确保社会公正；伦理学界有的学者则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在全社会真正确立公正理念，并渗透、体现于个人和组织行为之中，从而捍卫公正原则不受损害。如此等等。由于公正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复合存在，决定公正与否的因素和保障公正实现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因而，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分析，提出各种各样的实现公正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认为，对公正保障的措施只有以制度的形式出现，才具有决定性、根本性和持久性。如果缺乏制度的保障，公正的实现只能是昙花一现。

制度的性质及其特性决定了其在保障公正实现方面的核心作用。制度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着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1〕（P253）它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前提，没有制度也就没有社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制度的不断变革、完善和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制度变迁史。制度作为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制约性规则和各种规范的总和，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是社会有效运转的重要条件。就整体而言，它以其特有的结构形式和功能，影响和制约其他措施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以无与伦比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调节，保障法定范围社会成员的应有权益，制止和制裁破坏公正的行为，并为全社会提供指向性价值，以此引导、约束和控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特别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社会以来，人们活动、交往的广度、深度和频度超过了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作为规范体系的制度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正因为如此，不同层次的制度以及渗透于不同社会系统和领域的制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实施程序上以及具体结果都应当体现和坚持公正的原则和公正的精神。

实现制度对公正的保障，首先要确保制度内容上的公正。显然，如果制度内容本身就缺乏公正，何谈对社会公正的保障作用。制度内容上的公正，是指将意识形态上的公正理念融入到现实的制度之中，并通过法律、法规、相关的各项政策以及具体机制得以实现，其核心思想不仅包含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且必须融入平等、公平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应当体现公正的价值。只有确保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公正具体化为制度，即公正的理念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才有使实践意义上真实、客观的公正实现的可能性。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P1）。制度的内容公正与否是国家社会生活能否真正公正的前提条件，如果制度性安排是不公正的，或者说，这种制度性安排有严重缺陷，那么它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行为扭曲，出现制度性失范。〔3〕（P134）如果制度的内容缺乏公正性、合理性、科学性，公正的大厦便难以建立，即使有其外壳，也必然会坍塌。制度在内容上的公正，主要具有如下原则：

1. 权利保障原则。这里所谓的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如生存权、就业权、思想自由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基本保障权，等等。“任何人享有人权都不引起社会的任何方式的成本或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做出某种牺牲。”〔4〕（P663）这些基本的权利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拥有而神圣不可剥夺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人人能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合的自由；每个公民享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制度的内容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的保证，才能够从最起码的底线意义上体现出对人的种属尊严的肯定，才能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起必要的条件。〔3〕（P32）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制度的内容是否包含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制度性保障，已成为衡量制度公正与否的前提条件。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对制度内容所包含的权利保障原则的理解绝不能流于表象，而应在本质

上把握其深层次的含义。由于受到历史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个人基本权利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不同时期每项权利的具体内容以及衡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鼓吹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基本人权的肯定是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资产阶级将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的所谓权利,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并非资产阶级所说的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相反,尽管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

2. 平等原则。公正总是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公正,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所谓公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平等的公正是没有存在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制度在内容上体现公正,必然蕴涵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说,制度的内容只有体现试图实现每个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合理和公正,才能体现制度本身的公正性。作为经济层面的一项原则,公正主要是指现有社会成员在参与经济竞争时有着同等的机会,在竞争过程中遵循同等的原则。作为一项政治原则,公正主要是指同一社会中的个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以及该社会中所有的人在遵守法律和各项政治规则的义务方面的平等。[5] 社会公正制度,首先是人民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每个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6] (P32) 如果一个社会对公民相同的平等权利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公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作为个人是平等的,在人性上也是平等的。一个人,在人性上和个性上都不可能超过他人或低于他人。我们认为,人(而不是物)所具有的尊严是没有程度差别的。世间人人平等,是指他们作为人在尊严上的平等。”[7] (P200-201) 这是对人类尊严平等的充分肯定,其具体落实则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在现代社会,这种平等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作为一项政治原则,公正的平等应当包括机会平等,即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起点平等是指具有同样潜能的社会成员应当拥有同样的起点。“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2] (P69) 所谓过程平等是指机会的实现必须排除一切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至少要做到,“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二是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8] (P111)。只有起点和过程均是公正的,才有可能保证结果也是公正的。机会平等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应当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其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总体上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二是机会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机会差别。依据公正的理念,社会应当承认每个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因此,社会成员在参与竞争时有着同等的机会,在竞争过程中遵循同等的原则。

当然,制度内容上所体现的平等的原则,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平均,“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像天和地一样。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听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9] (P154)。众所周知,人为地消除一切差别,追求绝对的平均只能破坏进步,磨灭人类进取精神,最终阻碍公正的实现。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平等在推动人前进,同时又控制他前进;平等在激励人奋起,同时又让他把脚踏在地上;平等在点燃人的欲望,同时又限制人的能力。”[10] (P810)

3. 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体现制度内容公正不可缺少的因素,公平要求制度的内容要体现一种均衡性、合理性。它主要包括经济公平、政治参与权利的公平以及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等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公平更多地反映在社会资源的分配领域,分配是否公平直接体现了公正原则的兑现程度。利益的分配需要合理的分配机制和分配制度予以保障,也就是说公平以及公平程度如何解决是利益分配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利益的公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日益加剧,特别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人们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对利益的追求逐渐外化和强烈,任何分配不公平的现象都可能引起社会成员的不满,人们对公平的渴望也越加凸显。正是由于分配问题如此重要,所以必须将之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以确保制度内容体现公平原则。“用制度规范收入分配交易,保护各分配方在收入分配中的合法权益,是必然的选择。”[11](P66)只有实现制度内容的公平,即制度从内容上确保社会实现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分配义务,才能确保分配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稳定性。正如经济学家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2](P225-226)因此,制度从根本上保证每个公民能够获得的地位、尊严和收入应与付出、贡献的多少和大小相适应,这是体现制度内容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公平原则,具体体现为依据贡献进行分配和进行必要的调节。按照贡献大小分配,即“社会成员应根据其贡献来获得因他提供的服务而应得的一份收入”,“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13](P293)按照贡献分配权利作为社会公正原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公理,是没有多少歧义的。正如奥肯所说:“他们都对最初的假定表示敬意,即收入应该建立在对产出的贡献基础之上。”[14](P37)

在经济领域,公正更多地反映在社会资源的分配领域。按贡献的原则分配才能体现公正的原则,是因为在社会财富的形成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所投入的劳动数量和质量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各自对社会的贡献也就不相同了。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另外,马克思还说:“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15](P580)社会根据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进行有差别的按劳分配,既体现了社会对个人对社会创造的劳动成果的充分尊重,又能实现把个体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同各自利益息息相连。坚持按贡献分配原则符合人的利益驱动本性,能够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可以最大程度上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进而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竞争、进取的状态,有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保证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常的社会分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情形就是对于促进社会整合也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激发社会的活力,才有可能将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也只有将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才有条件进行合理、有效的社会再分配。

必要的社会调剂是现代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同公正的平等原则以及按贡献分配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规则体系。所谓社会调剂,是指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初次分配之后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使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地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收益,进而使社会的质量不断地有所提升。如果说初次分配主要是侧重于经济领域的话,那么社会调剂则主要是侧重于社会领域。

公正的社会意味着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的保证,并从最起码的底线意义上体现出对个体人缔结社会的基本贡献和对人的种属尊严的肯定,以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社会各个环节之间更是纷繁复杂,即

即使是程序性的公正得以实现,也往往会带来结果的不公正。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并非是仅仅承认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而更要承担缩小这种差距的任务。面对着各种形式公正无法避免的结果不公正,社会调剂原则便油然而生。事实上,随着现代化程度和市场经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调剂原则在现代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步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最终实现公正的标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它同公正的保证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以及按贡献分配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规则体系”。[3](P35) 公正的内容就是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既有的社会资源进行再次分配,从而缩小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差距程度,缓解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由于利益纷争而引发的抵触和冲突,减少对抗性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整个社会最大限度地实现良性运行。

将公正的理念融入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形成予以定位,这是实现公正的前提基础。然而,在操作中制度内容上所蕴涵的公正并非都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公正,即便是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同公正相关的各项制度时能够本着公正的基本理念,但这也只是结果公正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结果公正的充分条件,仍然还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因此,这就涉及到程序公正问题。程序公正,是指制定和实施同公正相关的各项制度时所必须遵循的公正原则。将抽象的制度上的公正变成事实公正,就必须通过制度的运作,这就需要程序公正的保障。程序公正对于确保结果公正最大限度的实现,对于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现实社会中,即使是制度充分体现公正的原则也并非就一定带来最终结果的公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按照公正的程序运作,也就是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与制度公正内容相违背。非公正程序的运行往往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其主要表现为:1) 程序的形式性,即制度在运行中并非按制度内容所规定的公正原则执行,往往片面地追求最终的结果,进而忽视程序运作过程中公正的重要性,造成程序运作过程发生了偏差,以至于违背了公正的原则。2) 程序的缺失性,即诸多制度的运作,其本身就缺乏公正合理的程序性的制度保障,造成制度运行时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违背了制度运行的规律,造成结果的不公正。3) 程序的非合理性,即程序本身缺乏合理性和公正性,程序与制度内容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更谈不上通过程序的运行来保证制度内容公正运行。

结果公正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结果公正需要通过程序公正才能得以实现。尽管程序是为结果服务的,人们期望什么结果便可以设计什么样的程序,但是程序的公正合理不仅是导致结果公正合理的必要前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认同程序的公正合理更甚于认同结果的公正合理。“程序正义是一种监督和高于它所达到的结果正义的价值,当程序包含对受其影响的人们的一种尊重时,我们能够最好地理解它的这个独特性质。”“程序正义具有一种不只是工具性的价值这一观念能够在对大众舆论的调查中获得支持,后者已经表明,人们对分配实践的反应受到用来达到结果的程序的制约要比结果本身更为强烈;即使最终结果对一个人相当有害,只要这一结果是以与她的公平标准相协调的方式达到的,她也会把它作为正当的结果加以接受。”[16] 因此,要确保公正的最终实现,就必须保证制度运作中程序运行的公正,程序公正是实现公正的重要环节。没有程序的公正,公正便无从谈起。

我们认为要实现程序的公正就必须确保程序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1. 程序的稳定性原则。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都必须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程序也不能例外。程序的稳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根源于制度的稳定性,制度不是为了解决一时具体的问题而设计的方案,它包括一套复杂的系统的运作机制,是面对矛盾和冲突也可以遵循的调解矛盾的规则。制度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制约人际关系和人的行为,作为执行制度的程序也必然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方面,程序的稳定性意味着程序自身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程序通常以政策的形式得以实现,而政策的运行也是分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任意

地、无规律地一蹴而就。另一方面,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必须保持其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有利于实现程序运作过程中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程序的稳定性十分重要,否则运作过程中随意的、盲目的决策往往难以避免,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仍然会陷入一种低效或是无效的状态,甚至会造成一种不公正的负面效果。可以肯定地断言,程序的稳定有利于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和延续性的实现,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制度运作过程中程序运行的规律性,避免因为人为因素的随意性干扰而破坏制度公正的运行。当然这种稳定是相对的,程序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程序处于永远原封不动的静止状态,而是指程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一种相对的动态的稳定,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迁,随着制度内容的变化,程序必然会不断完善、发展。

2. 程序的权威性原则。程序的权威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程序本身具有权威性。程序的权威性源于其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自国家的意志——制度,它规定了程序运作的方式和规则,从而使其具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制度的权威性使得执行制度内容的运行程序也必然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权威性。程序应当在运行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并且无时无刻不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程序运行要依靠法律的权威性来保障。法律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规范性、稳定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法律不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普遍意志,并在制度上将其意志合法化。因此,可以认为法律为程序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要实现制度运行过程的公正,一方面要加大程序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程序规范的内容,完善程序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确立制度运行的权威性,这样才能确保制度运行的结果公正。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过程公正正在实施层面上就是法治,因为它和法治一样,是由一些被动的禁令所构成,而这些禁令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基本自由,从而使一个有序的社会成为可能”[17](P697)。

3. 程序的普惠性原则。就制度的结构形态而言,制度具有“公共的性质”。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哪种制度公开宣称是为某一个人制定的,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和倡导的,但当制度一旦确定之后,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普遍意志。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发展,随着政治民主进程的不断加快,自由、平等、公平等基本价值理念逐步为社会成员所广泛认同,成为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相应,制度运行的程序也必然具有现代社会共有的基本价值取向,蕴涵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基本价值理念。程序的运行宗旨必须以维护每个公民的尊严和权益为前提条件(法律明文规定不能适用者除外),而不能只适用于社会一部分阶层的利益,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尊严和权益的实现都不能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尊严和权益为前提条件。只有坚持程序的普惠性原则,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才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程序公正才能得以实现。

4. 程序的合理性原则。程序的合理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制度运行的实施,需要相应程序的设计和安排,而程序的设计与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保证内容相关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已成为程序公正的起码要求。否则,程序公正就无从谈起。其二,程序合理性还应当具有一定的纠错机制。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程序从制定到完善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其公正程度也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这就需要对程序运作的实际效果进行有效地评估,分析其不足之处,随后进行纠错,从而使程序真正达到一个相对公正而科学的状态。总之,制度内容和运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助于确保程序公正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并进而有助于提高程序公正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最终影响制度内容上公正的具体贯彻执行及其实现。反之,如果程序的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就不可能保证公正制度的贯彻执行以实现结果的公正,反而往往会造成公正内容的扭曲变形。因而,程序公正要求制度设计的程序运行过程本身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

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任何社会成员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收益,但由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差异,

也由于社会资源稀缺性的特征,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满意的分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公正的实现就显得非常重要。结果公正是起点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逻辑必然和集中体现,是由形式公正转变为实质公正的必然要求。从动态的历史过程观察问题,缺乏结果的公正,起点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结果公正由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其实现变得极为复杂和困难。

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社会各个环节之间更为纷繁复杂,即使是制度运行过程中程序公正得以实现,也往往会带来结果的不公正。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绝对的起点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无法保证最终结果的公正。诚然,制度在构建过程中蕴涵着试图将每个人置于绝对公平的起点。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抽象形式,是一种理论上的形式公正,并非现实意义上的真实公正。其原因应从人类本身和人类生活的客观环境来理解。前者是指从遗传学的角度讲,每个人的天赋条件有着较大的差别。“不论环境的影响多么重要,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各个人从一开始就是很不相同的。即使让所有的人都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长大,个人差异的重要性也决不会因此减少。”[18](P127)此外,个人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程度、智力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后者强调由于先天的不平等,在相同社会环境下,面对相同的机遇每个人驾驭制度赋予他们机会的能力也不尽相同。从社会的角度看,起点公正仅仅就是社会成员获得权利机会的公正。因此,无论制度规定及程序的运作如何体现公正,其最终结果也可能产生结果的不公正。二是制度在最初的设计阶段尽管能够实现制度内容的公正,但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随之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和不确定性的因素,而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滞后性,如果未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立刻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资源分配结构方面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遗缺和疏漏。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往往容易造成制度在保障公正方面的滞后性,这就为结果的不公正埋下隐患。因此,这些因素都促使制度需要不断调整,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以确保结果公正的实现。

正是由于起点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无法最终确保结果公正的实现,因此,制度在保障结果公正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制度对结果公正的保障主要包含两个原则。其一,共享原则。共享原则是指充分利用制度保障的优势,对结果公正的成果给予制度性的保护。其实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应当相应地不断得以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相应地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准应当相应地得以不断的提高。”[19]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0](P243)其二,补偿原则。补偿原则是充分发挥制度调节权威性、有效性的优势,对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调节,特别是对由于社会初次分配所出现的贫富不均的现象进行调节,逐渐缩小个体、群体以及阶层之间的分配差距。通过制度对社会的有效调剂,可以使社会福利以及部分社会资源向弱势群体和资源相对匮乏者的一方转移,缓解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现象。这种制度调剂如果能够最终确立,那么,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宗旨便能够逐渐地得以实现。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市场竞争的加剧,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社会结果不公正凸显,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制度调剂的形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调节因种种原因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如通过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失业社会保障等等制度保障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稳定,确保社会成员真正生活工作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之中。西方社会普遍追求一种起点的公正或程序公正,反对社会正义,反对国家通过制度的调节以实现结果的公正,而主张过分依靠

市场自身的调节,其结果往往容易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进而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公正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在于,这种制度并非仅仅追求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公正,而是积极地追求最终结果的公正。对于起点和过程差别造成的结果不公正,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制度的调剂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以追求在结果上缩小贫富差别,大幅度地减少弱势群体的人数,并加强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关注和保护,以便使更多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编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2]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3] 吴忠民. 社会公正论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 [4] 茅于軾. 人权与中国经济 [A]. 姚 洋. 中国: 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 [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5] 洋 龙. 平等与公平、公正、正义之比较 [J]. 文史哲, 2004, (4).
- [6] 高兆明. 制度公正论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7] 艾德勒. 六大观念 [M]. 庆 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8]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9]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册 [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10] 托克维尔. 论美国民主: 下卷. [M]. 董果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1] 韩保江. 西方世界的拯救——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12]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M]. 陈 郁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 [13] 圣西门选集: 第2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4] 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桑玉成. 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 [J]. 文汇报, 2002-07-12.
- [17] 戴维·米勒. 社会正义原则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18]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自由宪章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9] 吴忠民. 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4).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刘文山]

System: the Safeguard of Justice

SHI Ze-sheng¹, WANG Guan-qun²

- (1.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 2. Literature and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 China)

Abstract: As a selected value and ideal that is sought in human society, justice is an idea, a rule and a kind of state, upon which good is allocated reasonably in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 and some social scope. To any society, which hopes to make justice into reality, system has the essential and continuous significance. Without doubt, i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ontent of system,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of system and the result that is made by the system are just or not.

Keywords: justice; system; safeguard